

# 平武白马语“来”义动词研究\*

冯诗涵

**[摘要]** 平武白马语的“来”义动词存在非命令式和命令式的对立。 $ui^{35} / u^{53}$ 、 $\text{co}^{31}$ 是“来”义动词的非命令式， $ui^{35}$ 用于完成体小句， $u^{53}$ 用于非完成体小句，均具有多种句法语义功能； $ui^{35}$ 进一步语法化为兼表自知功能的完成体助词 $ue^{35}$ ； $\text{co}^{31}$ 是一个兼表完成体和亲见示证功能的“来”义趋向动词。 $sue^{53}$ 、 $t\text{çye}^{31}$ 是“来”义动词的命令式， $sue^{53}$ 的独立性强，可单独成句，并发展出代动词的用法； $t\text{çye}^{31}$ 不能单独作谓语。

**[关键词]** 白马语 “来”义动词 趋向动词 语法化 语言接触

## 一 引言

趋向动词“来”的多种句法功能和语法化路径一直为研究者关注。曹广顺(1995:105-107)、蒋冀骋、吴福祥(1997:545)、梁银峰(2004a, 2004b, 2005)、陈前瑞、王继红(2009)等以文献为依据，讨论了汉语趋向动词“来”演变为动态助词、事态助词、体貌标记的语法化路径，助词“来”产生的时代。Bybee et al. (1994:56)指出在语法化为完成体语素的趋向动词中，“来”(come)或者“来自”(come from)义动词是最常见的一类。Heine & Kuteva (2002:68-70)归纳了“来”的4条语法化路径：“来”→接续词(consecutive)、“来”→持续体(continuous)、“来”→劝告式(hortative)、“来”→向心(venitive)。在汉语方言中，“来”同样呈现出多功能性，如梅县方言(林立芳 1997)、吴语(钱乃荣 1997)、成都话(张一舟等 2001:59、60、78-80)、神木话(邢向东 2011a)、资中话(林华勇、肖凌丹 2016)中的“来”义动词均可作趋向动词、趋向补语、体助词。其中，梅县方言、神木话、资中话中的“来”义动词甚至语法化为语气词，且资中话、神木话(邢向东 2011b)中的“来”义动词还可用作话题标记。据汪维辉(2018:528)的归纳，“来”在汉语方言中的义项多达29个，足见其语义的丰富性。在少数民族语言中，现代藏语方言的趋向动词(邵明园 2014, 2016; 曲世峰 2015)、坝那语“来”(李云兵 2017)、黔东苗语“来”(唐巧娟 2020)、壮侗语连动式中“来”(覃凤余、王全华 2020)同样呈现出多种句法语义功能，存在语法化演变。

白马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和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是藏族白马人使用的语言。平武县的藏族白马人沿涪江支流 $to^{31}pu^{53}$ “夺补”河流域

\* 本文得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濒危语言调查项目管理(YB1925B001)”“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贵大人基合字(2021)21号)”的资助。本文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7.17-18)上宣读。关辛秋教授、尹蔚彬研究员为论文撰写提供诸多建议，潘家荣教授、邵明园副教授为论文修订给予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特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居住，自称  $to^{31}pu^{53}ni^{35}$ 。以往对白马语研究成果中均呈现了多个不同语音形式的“来”义动词（黄布凡、张明慧 1995；孙宏开等 2007:98、99；魏琳 2019:103），但尚未就“来”义动词的多种句法语义功能及其演变路径展开讨论。

基于在平武县白马藏族乡伊瓦岱惹村的 5 次语言调查<sup>①</sup>，笔者发现平武白马语“来”义动词有  $ui^{35}/u^{53}$ 、 $\co^{31}$ 、 $sue^{53}$ 、 $t\cy\epsilon^{31}$ 。本文拟描写白马语“来”义类动词的多种句法语义功能，对比其异同点，分析其演变过程。

## 二 “来”义动词非命令式的句法语义功能及其异同

命令式属于小句的语气范畴。同属小句语气范畴的还有陈述式和疑问式，本文统称为“非命令式”。平武白马语“来”义动词  $ui^{35}/u^{53}$ 、 $\co^{31}$  用于非命令式。 $u^{53}$  是  $ui^{35}$  的变体，从句法上看，二者功能相同，分布互补， $ui^{35}$  用于完成体， $u^{53}$  用于非完成体；从语音上看，二者以语音屈折变化表不同体范畴， $u^{53}$  和  $ui^{35}$  是语法变体关系<sup>②</sup>。 $ui^{35}/u^{53}$ 、 $\co^{31}$  均可作谓语表示位移义、趋向义，作补语表示趋向义、结果义、起始义。 $ui^{35}$  还进一步语法化为负载自知示证的完成体助词  $ue^{35}$ ； $\co^{31}$  的语法化程度高于  $ui^{35}/u^{53}$ ，自身兼表完成体和亲见示证。

### （一） $ui^{35}/u^{53}$ 、 $\co^{31}$ 作谓语

1. 独立作谓语。例如：

- |  |      |
|--|------|
| (1) a. $\eta a^{35} ui^{35} ue^{35}$ . | 我来了。 |
| 1SG <sup>③</sup> 来 PFT.EGO             |      |
| b. $\eta a^{35} u^{53} i^{31}$ .       | 我要来。 |
| 1SG 来 PROS.EGO                         |      |
| c. $khun^{35} ni^{53} \co^{31}$ .      | 他要来。 |
| 3SG 来.PFT.VIS                          |      |

2. 作谓语中心语，和历时论元、处所论元共现。例如：

- |  |                |
|--|----------------|
| (2) a. $\eta a^{35} \eta a^{31} no^{35} ui^{35} ue^{35}$ .             | 我来县城了。         |
| 1SG 县城 来 PFT.EGO   |                |
| b. $khun^{35} ni^{53} \eta a^{31} no^{35} u^{53} de^{31} / \co^{31}$ . | 他（正）来县城/他来县城了。 |
| 3SG 县城 来 PROG 来.PFT.VIS  |                |

<sup>①</sup> 2019 年 2 月至 2021 年 8 月，笔者先后 5 次对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白马语进行了调查，发音合作者为伊瓦岱惹村的禄饶铌玛（43 岁，中专文化程度）、如英（若英，49 岁，小学文化程度）、格波塔（55 岁，大专文化程度）、瓦塞塔（26 岁，本科文化程度）、银小花（42 岁，初中文化程度）。

<sup>②</sup> 根据莫超、班旭东（2014），文县白马语的动词存在语音屈折变化，这种变化跟主语人称和动词的体相关。平武白马语有部分动词存在变体，如  $ui^{35}/u^{53}$  “来”、 $ndz\phi^{35}/ndz\phi^{35}$  “吃”、 $\eta u^{53}/\eta u^{53}$  “哭”等。

<sup>③</sup> 本文缩略语及符号意义为：1SG (first-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称单数)；2SG (second-person singular, 第二人称单数)；3SG (third-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称单数)；3PL (third-person plural, 第三人称复数)；CMPL (completive, 结果体)；CONV (converb, 副动词)；DAT (dative, 与格)；DIR (directional, 方向)；EGO (egophoric, 自知)；GEN (genitive, 领有者)；HAB (habitual, 惯常体)；NEG (negative, 否定)；NEGO (non-egophoric, 非自知)；NVIS (non-visual, 非亲见)；PFT (perfect, 完成体)；PL (plural, 复数)；PROS (prospective, 将行体)；PROG (progressive, 进行体)；QUES (question marker, 疑问标记)；T (theme, 客体)；V (verb, 谓语动词)；VIS (visual, 亲见)；\* (不合语法)。

- (3) a. t<sub>č</sub>he<sup>31</sup>no<sup>35</sup>ndz<sub>č</sub><sup>35</sup>mbo<sup>53</sup>s<sub>1</sub><sup>31</sup>ui<sup>35</sup>s<sub>1</sub><sup>31</sup>/ u<sup>53</sup>re<sup>31</sup>.  
屋 里 客人 一 来 PFT.NVIS 来 PROS.NEGO  
屋里来了一个客人/屋里要来一位客人。

- b. kue<sup>31</sup>zu<sup>53</sup>no<sup>35</sup>t<sub>č</sub>hi<sup>53</sup>s<sub>1</sub><sup>31</sup>co<sup>31</sup>. 院子里来了一只狗。  
院子 里 狗 一 来.PFT.VIS

例(2)中的历时论元是表定指的人称代词，位于句首，例(2)为处所句；例(3)中的历时论元是不定指名词，处所论元居于句首，为存现句。ui<sup>35</sup>/u<sup>53</sup>、co<sup>31</sup>作为趋向动词，既可用于处所句，也可用于存现句。

3. 作多动词谓语句的后项谓词。ui<sup>35</sup>/u<sup>53</sup>、co<sup>31</sup>还可用在多动词谓语句中表位移义和趋向义，但分布受限，只能用作后项谓词。例如：

- (4) a. khun<sup>35</sup>ni<sup>53</sup>mi<sup>341</sup>mi<sup>53</sup>the<sup>341</sup>ui<sup>35</sup>s<sub>1</sub><sup>31</sup>/ u<sup>53</sup>re<sup>31</sup>.  
3SG 花 绣 来 PFT.NVIS 来 PROS.NEGO  
他来绣花了/他要来绣花。

- \*b. khun<sup>35</sup>ni<sup>53</sup>mi<sup>341</sup>mi<sup>53</sup>ui<sup>35</sup>the<sup>341</sup>s<sub>1</sub><sup>31</sup>. 他来绣花了。  
3SG 花 来 绣 PFT.NVIS

- (5) khun<sup>35</sup>ni<sup>53</sup>yo<sup>35</sup> ts<sub>č</sub>a<sup>53</sup>tan<sup>24</sup>s<sub>1</sub><sup>31</sup>o<sup>35</sup>i<sup>31</sup>z<sub>č</sub><sup>31</sup>co<sup>31</sup>. 他来我这里修电视了。  
3SG 1SGGEN 这里电 视 修 做 来.PFT.VIS

例(4)(5)是多动词谓语句，ui<sup>35</sup>/u<sup>53</sup>、co<sup>31</sup>用作后项谓词，构成“V-ui<sup>35</sup>/u<sup>53</sup>-Asp”“V-co<sup>31</sup>”。当ui<sup>35</sup>作多动词谓语句的前项谓词时，小句不合语法，如例(4\*b)。

4. 作主从句的前项或后项谓词。在以ni<sup>31</sup>连接的主从句中，ui<sup>35</sup>/u<sup>53</sup>、co<sup>31</sup>既可作前一分句的谓词，也可作后一分句的谓词。例如：

- (6) n<sub>č</sub>a<sup>35</sup>n<sub>č</sub>a<sup>31</sup>no<sup>35</sup>ui<sup>35</sup>ni<sup>31</sup> / u<sup>53</sup>ni<sup>31</sup> pe<sup>31</sup>ke<sup>35</sup>z<sub>č</sub><sup>31</sup>ue<sup>35</sup>/ z<sub>č</sub><sup>31</sup>i<sup>31</sup>.  
1SG 县城 来 CONV 来 CONV 白马语 学 PFT.EGO 学 PROS.EGO  
我来县城学白马语了/我要来县城学白马语。

例(6)采用含副动词ni<sup>31</sup>的主从句对客观事件进行编码：ni<sup>31</sup>之前的小句为非限定性分句，ni<sup>31</sup>之后的小句末有体助词，为限定性分句<sup>①</sup>。

在主从句中，“来”义动词的句法位置受客观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影响：既可出现在线性顺序靠前的非限定性分句中，如例(6)；也可出现在线性顺序靠后的限定性分句中，如例(7)、(8)、(9)、(10)。当ui<sup>35</sup>/u<sup>53</sup>、co<sup>31</sup>用于限定性分句，非限定性分句中的动作行为在位移动作“来”之前完成。例如：

- (7) khun<sup>35</sup>ni<sup>53</sup>k<sub>č</sub><sup>35</sup>ze<sup>341</sup>ui<sup>35</sup>s<sub>1</sub><sup>31</sup>/ mbo<sup>31</sup>ni<sup>31</sup> ui<sup>35</sup>s<sub>1</sub><sup>31</sup>.  
3SG 衣服 换 来 PFT.NVIS CMPL CONV 来 PFT.NVIS  
他来换衣服了/他换了衣服来了。

- (8) khun<sup>35</sup>ni<sup>53</sup> k<sub>č</sub><sup>31</sup>ti<sup>35</sup>t<sub>č</sub>a<sup>35</sup>co<sup>31</sup>/ mbo<sup>31</sup>ni<sup>31</sup> co<sup>31</sup>.  
3SG 地 扫 来.PFT.VIS CMPL CONV 来.PFT.VIS  
他来扫地了/他扫了地来了。

<sup>①</sup> 在与邵明园老师的交流中，他指出ni<sup>31</sup>具有副动词的典型功能。谨致谢忱！

(9)  $\eta\alpha^{35}\eta\epsilon^{341}z\alpha^{35}k\epsilon^{31}k\alpha^{35}ko^{53}ndra^{35}z\alpha^{31}ndzue^{35}\eta\alpha^{31}u^{53}i^{31}$ .  
1SG 床 上面 衣服 PL 好 做 搞 CONV 来 PROS.EGO

我把床上的衣服收拾了来。

(10)  $khun^{35}\eta\alpha^{53}ndza^{35}mbe^{31}\eta\alpha^{31}u^{53}re^{31}$ . 他吃了来。  
3SG 吃 CMPL CONV 来 PROS.NEGO

综上,  $ui^{35}/u^{53}$ 、 $\co^{31}$ 可以在单句中独立作谓语, 可以作谓语中心语, 可以在多动词谓语句中作后项谓词;  $ui^{35}/u^{53}$ 、 $\co^{31}$ 可以在主从句中作前项或后项谓词。

## (二) $ui^{35}/u^{53}$ 、 $\co^{31}$ 作补语

$ui^{35}/u^{53}$ 、 $\co^{31}$ 可以作补语, 构成“V/Adj- $ui^{35}/u^{53}$ -Asp”“V/Adj- $\co^{31}$ ”。该结构中主要动词或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影响  $ui^{35}/u^{53}$ 、 $\co^{31}$ 的语义: ①主要动词具有[+位移]特征时, 记作 V 位移,  $ui^{35}/u^{53}$ 、 $\co^{31}$ 表趋向义、结果义; ②主要动词具有[+位移][+方向]特征时, 记作 V 位移+方向, 和  $ui^{35}/u^{53}$ 、 $\co^{31}$ 共同表示复合趋向义; ③主要动词具有[-位移]特征或形容词作述语时,  $ui^{35}/u^{53}$ 、 $\co^{31}$ 引申出起始义, 既可指动作的起始, 也可指状态的起始或加深。

1. 表趋向义、结果义。此时“V- $ui^{35}/u^{53}$ -Asp”“V- $\co^{31}$ ”中的动词可以分为 V 位移和 V 位移+方向。例如:

(11)  $\epsilon i^{31}t\alpha^{53}s\alpha^{31}mbo^{53}ui^{35}s\alpha^{31}/\co^{31}/u^{53}de^{31}$ .  
鸟 一 飞 来 PFT.NVIS 来.PFT.VIS 来 PROG  
鸟飞进来了/鸟(正)飞进来。

(12)  $f\alpha^{31}pa^{53}no^{31}\epsilon ye^{35}dzo^{31}ui^{35}s\alpha^{31}/\co^{31}$ . 风吹进来了。  
风 里面 吹 来 PFT.NVIS 来.PFT.VIS

(13) a.  $khun^{35}\eta\alpha^{53}\eta\alpha^{35}k\epsilon^{31}z\alpha^{24}ts\alpha^{35}\eta\alpha^{35}k\alpha^{31}ko^{31}khu^{31}ui^{35}s\alpha^{31}/\co^{31}$ .  
3SG 1SG.GENDAT 蜂蜜 容器 满 带 来 PFT.NVIS 来.PFT.VIS  
他给我带来了一罐蜂蜜。

b.  $khun^{35}\eta\alpha^{53}\eta\alpha^{35}k\epsilon^{31}\epsilon a^{31}ku\epsilon^{35}khu^{31}u^{53}re^{31}$ .  
3SG 1SG.GENDAT 鸡 蛋 带 来 PROS.NEGO  
他要给我带鸡蛋来。

$mbo^{53}$  “飞”、 $dzo^{31}$  “吹”、 $khu^{31}$  “带”<sup>①</sup>是具有位移义、不具有方向义的 V 位移。 $ui^{35}/u^{53}$ 、 $\co^{31}$ 后附于 V 位移作趋向补语, 既明确整个动趋式的位移方向, 也表达动作行为的结果。

(14)  $\eta\alpha^{42}\eta\alpha^{35}th\alpha^{53}zy^{31}u^{53}re^{31}$ . 小孩要掉下来了。  
小孩 掉 来 PROS.NEGO

(15)  $khun^{35}\eta\alpha^{53}ts\alpha^{35}ui^{35}s\alpha^{31}/\co^{31}$ . 他摔下来了。  
3SG 摔 来 PFT.NVIS 来.PFT.VIS

(16)  $t\alpha hyn^{31}t\alpha a^{35}z\alpha^{31}ui^{35}s\alpha^{31}/\co^{31}$ . 水滴下来了。  
水 滴 来 PFT.NVIS 来.PFT.VIS

(17)  $\eta\alpha j^{31}po^{53}th\alpha^{53}zy^{31}ui^{35}s\alpha^{31}/\co^{31}$ . 桃子落下来了。  
桃子 落 来 PFT.NVIS 来.PFT.VIS

<sup>①</sup>  $khu^{31}$ 、 $khi^{31}$ 义为“带”。 $khu^{31}$ 通常指“带物品”, 其受事论元一般为[-有生]名词; 而  $khi^{31}$ 通常指“带人或动物”, 有“引、牵”义, 其受事论元一般为[+有生]名词。 $khu^{31}$ 可能是趋向标记  $khu^{31}$ 的来源。

(18) nyε<sup>35</sup>ly<sup>31</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u<sup>53</sup>re<sup>31</sup>. 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要出来了。

太阳 升 来 PFT.NVIS 来.PFT.VIS 来 PROS.NEGO

(19) tɕhyn<sup>31</sup>tɕa<sup>35</sup>te<sup>31</sup>çe<sup>35</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水涨起来了。

水 T 涨 来 PFT.NVIS 来.PFT.VIS

thə<sup>53</sup>zy<sup>31</sup>“掉、落”、tʂl<sup>35</sup>“摔”、zq<sup>31</sup>“滴”、ly<sup>31</sup>“升”、çe<sup>35</sup>“涨”属于 V<sub>位移+方向</sub>。动补结构中的方向义一部分由 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承担，一部分由 V<sub>位移+方向</sub>承担。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表示“朝说话人所在地点位移”的趋向义，动词 thə<sup>53</sup>zy<sup>31</sup>“掉、落”、tʂl<sup>35</sup>“摔”、zq<sup>31</sup>“滴”含有[+向下]的语义特征，动补结构表达复合趋向义“下来”；动词 ly<sup>31</sup>“升”、çe<sup>35</sup>“涨”含有[+向上]的语义特征，动补结构表达复合趋向义“上来”。

2. 表起始义。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还可作动词或形容词的补语，表达起始义。例如：

(20) khun<sup>35</sup>ni<sup>53</sup>ga<sup>35</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他笑起来了。

3SG 笑 来 PFT.NVIS 来.PFT.VIS

(21) na<sup>42</sup>nəu<sup>35</sup>ŋo<sup>53</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孩子哭起来了。

孩子 哭 来 PFT.NVIS 来.PFT.VIS

(22) kha<sup>31</sup>rə<sup>24</sup>ko<sup>53</sup>tshe<sup>53</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u<sup>53</sup>re<sup>31</sup>.

3PL 打 来 PFT.NVIS 来.PFT.VIS 来 PROS.NEGO

他们打起来了/他们要打起来了。

动词 ga<sup>35</sup>“笑”、ŋo<sup>53</sup>“哭”、tshe<sup>53</sup>“打”既不表示位移变化，也不指示动作的方向，其仅指示动作行为本身，后加补语 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表示动作开始产生。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作补语时，不再表示空间上的趋向义，而是以隐喻的方式引申出时间上的起始义。

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作形容词的补语，表示“状态开始发生变化”，既指新状态的出现，也包括状态向程度更深的方向发展。例如：

(23) no<sup>35</sup>te<sup>31</sup>dʐə<sup>53</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u<sup>53</sup>re<sup>31</sup>.

天 T 暖和 来 PFT.NVIS 来.PFT.VIS 来 PROS.NEGO

天暖和起来了/天要暖和起来了。

(24) ta<sup>31</sup>khun<sup>35</sup>ni<sup>53</sup>dʐə<sup>31</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这下他好起来了。

这下 3SG 好 来 PFT.NVIS 来.PFT.VIS

性质形容词和“来”义动词之间还可以插入动词 ndzo<sup>35</sup>“变”，强调变化的产生。例如：

(25) no<sup>35</sup>te<sup>31</sup>?a<sup>31</sup>ʐε<sup>53</sup>ndzo<sup>35</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u<sup>53</sup>re<sup>31</sup>.

天 T 不 好 变 来 PFT.NVIS 来.PFT.VIS 来 PROS.NEGO

天暗下来了/天要暗下来了。

(26) khun<sup>35</sup>ni<sup>53</sup>kha<sup>31</sup>ŋo<sup>53</sup>te<sup>31</sup>mə<sup>53</sup>rə<sup>31</sup>ndzo<sup>35</sup>ui<sup>35</sup>ʂl<sup>31</sup>/ ɕo<sup>31</sup>.

3SG 脸 T 红 变 来 PFT.NVIS 来.PFT.VIS

他的脸就红起来了

综上，在“V/Adj-ui<sup>35</sup>/u<sup>53</sup>-Asp”“V/Adj-ɕo<sup>31</sup>”中，ui<sup>35</sup>/u<sup>53</sup>、ɕo<sup>31</sup>作补语表示趋向义、结果义，并以时空隐喻机制由趋向义引申出起始义。

### (三) ui<sup>35</sup>作助词

平武白马语有三个完成体助词：uε<sup>35</sup>、tɕhε<sup>31</sup>、ʂl<sup>31</sup>。uε<sup>35</sup>兼表自知示证，tɕhε<sup>31</sup>兼表亲见

示证， $\text{ṣl}^{31}$  兼表非亲见示证<sup>①</sup>。兼表自知示证的完成体助词  $ue^{35}$ ，正是趋向动词  $ui^{35}$  语法化的结果。此外，完成体助词  $ue^{35}$ 、 $\text{ṣl}^{31}$  在是非疑问句中存在语音变体  $ua^{35}$ 、 $sa^{31}$ 。

1. 动词  $ui^{35}$  语法化为体助词  $ue^{35}$ 。例如：

- (27)  $\text{ŋo}^{35} \quad t\text{ch}e^{31}no^{35}tso^{31}ko^{341}\text{ṣl}^{31}ce^{31}mbo^{31}ue^{35}.$  我的屋里做了个碗柜。  
1SG.GEN 屋里 柜子 一 做 CMPL PFT.EGO

例 (27) 未完成体助词  $ue^{35}$  在陈述句中跟第一人称施事论元共现，在疑问句中跟第二人称施事论元共现，负载自知功能<sup>②</sup>。助动词  $ue^{35}$  是趋向动词  $ui^{35}$  语法化的结果。一方面，趋向动词语法化为完成体助词、示证助词具有跨语言的共性 (Bybee et al. 1994:63)；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白马语中兼表亲见示证的完成体助词  $t\text{ch}e^{31}$  与“去”义动词  $t\text{ch}e^{31}$  读音相同。而在藏语的大部分方言中，亲见示证的词汇来源均为“去”义动词，比如藏语拉萨话的 song、安多话的 thal；白马语的  $t\text{ch}e^{31}$  可能来自藏语书面语  $t\text{ch}as$  “去”<sup>③</sup>。“去”义动词  $t\text{ch}e^{31}$  是兼表亲见示证的完成体助词  $t\text{ch}e^{31}$  的词汇来源，这正好与“来”义动词  $ui^{35}$  语法化为兼表自知示证的完成体助词  $ue^{35}$  形成对称。同时，从句法环境看，出现在完成体小句中的  $ui^{35}$  比出现在非完成体小句中的  $u^{53}$  更具备演变为完成体助词  $ue^{35}$  的可能；从语音形式上看， $ue^{35}$  也可能是  $ui^{35}$  元音弱化的结果。尽管  $ue^{35}$  是由趋向动词  $ui^{35}$  语法化而来，但其词汇意义已经完全脱落了，只表示完成体、亲见示证的语法功能。 $ui^{35}$  和  $ue^{35}$  甚至可以在同一小句中共现。例如：

- (28)  $\text{ŋa}^{35} \text{qi}^{31}ui^{35}ue^{35}.$  我回来了。  
1SG 回 来 PFT.EGO  
(29)  $\text{ŋa}^{35}zo^{35}khu^{31}ui^{35}ue^{35}.$  我拿来了。  
1SG 拿 DIR 来 PFT.EGO  
(30)  $t\text{ch}əu^{53}zi^{341}te^{31}khu^{31}ə^{53} ui^{35}ue^{35}?$  你书带来了吗？  
2SG 书 T 带 QUES 来 PFT.EGO

2.  $ue^{35}$  存在语音变体  $ua^{35}$ 。在是非疑问句末有另一套完成体标记  $ua^{35}$ 、 $sa^{31}$ ： $ua^{35}$  和陈述句末的体助词  $ue^{35}$  的功能相同，均为负载自知功能的完成体标记； $sa^{31}$  和陈述句末的体助词  $\text{ṣl}^{31}$  的功能相同，均为负载非亲见功能的完成体标记。例如：

- (31)  $t\text{ch}əu^{53}/khun^{35}\text{ŋi}^{53}so^{35}ndzə^{35}mbo^{31}ua^{35}/ mbo^{31}sa^{31}?$   
2SG 3SG 饭 吃 CMPL PFT.EGO CMPLPFT.NVIS  
你吃了饭了/他吃了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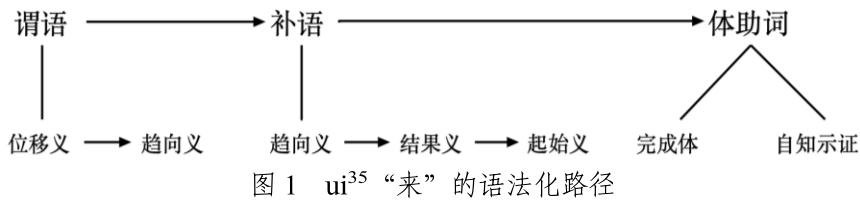
$ua^{35}$ 、 $sa^{31}$  很可能是陈述句助词  $ue^{35}$ 、 $\text{ṣl}^{31}$  与句末语气词  $a^{35}$  的合音。 $ue^{35}$  为开音节，比较容易和零声母音节  $a^{35}$  产生合音；作为句末语气词， $a^{35}$  没有词汇意义，在句法上处于非核心地位，可以省略。合音现象在藏缅语中也比较常见，如藏语拉萨话 (江荻、孔江平 1990)、门巴语 (张济川 1986:16)、羌语 (黄布凡、周发成 2006:47)、扎巴语 (龚群虎 2007:2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平武白马语  $ui^{35}$  “来”的语法化路径归纳如图 1 所示：

<sup>①</sup> 白马语示证范畴的相关研究，参见齐卡佳 (Chirkova Katia) (2008, 2017)。

<sup>②</sup> 自知范畴的理论范式，参见 Floyd et al. (2018:2-6)。

<sup>③</sup> 此处系邵明园老师在交流中指出，谨致谢忱！

(四) ui<sup>35</sup>/u<sup>53</sup> 和 co<sup>31</sup> 的区别

ui<sup>35</sup>/u<sup>53</sup> 自身不负载示证功能, co<sup>31</sup> 同时标记完成体和亲见示证。

ui<sup>35</sup>/u<sup>53</sup> 是平武白马语“来”义动词中词汇意义最实在的成员, 不负载示证功能, 所在小句的句末助词标记时体和示证功能。co<sup>31</sup> 位于小句句末, 所在小句没有专门的体助词。co<sup>31</sup> 既是趋向动词, 又同时标记完成体和亲见示证功能: 它以“朝说话者所在方向位移”为词汇意义; 指示事件发生在过去, 叙述时间为现在, 负载完成体功能; 以说话者所在位置为空间参照点, 以说话者为人称参照, 负载“说话者亲见事件参与者实施动作行为”的亲见示证功能。例如:

(32) khun<sup>35</sup>ni<sup>53</sup>to<sup>31</sup>pu<sup>53</sup>ui<sup>35</sup>ṣl<sup>31</sup>. 他来白马(夺补)了。  
3SG 夺 补 来 PFT.NVIS

(33) khun<sup>35</sup>ni<sup>53</sup>tche<sup>31</sup>no<sup>35</sup>te<sup>31</sup>pa<sup>35</sup>khu<sup>31</sup>co<sup>31</sup>. 他从家里搬出来了。  
3SG 家 里 T 搬 DIR 来.PFT.VIS

例 (32) ui<sup>35</sup> “来” 表示“朝说话者所在方向位移”的词汇意义, 句末体助词 ṣl<sup>31</sup> 标记小句的完成体功能和非亲见示证功能。例 (33) co<sup>31</sup> 既是“来”义动词, 表示趋向义; 也负载完成体和亲见示证功能, 意味着说话者(隐含)亲见施事 khun<sup>35</sup>ni<sup>53</sup> “他” 完成动作行为。

ui<sup>35</sup>/u<sup>53</sup> 作谓语不受历事论元的人称限制, 作补语不受施事论元的人称制约; 而 co<sup>31</sup> 负载亲见示证, 通常不跟第一人称历事、施事论元共现。例如:

(34) a. khun<sup>35</sup>ni<sup>53</sup>ŋaŋ<sup>31</sup>po<sup>53</sup>nəu<sup>35</sup>khu<sup>31</sup>co<sup>31</sup>. 他买回来了桃子。

3SG 桃子 买 DIR 来.PFT.VIS

\*b. ŋa<sup>35</sup>ŋaŋ<sup>31</sup>po<sup>53</sup>nəu<sup>35</sup>co<sup>31</sup>. 我买回来了桃子。

1SG 桃子 买 来.PFT.VIS

(35) a. zin<sup>31</sup>ta<sup>53</sup>tse<sup>53</sup>co<sup>31</sup>. 信来了。

信 到 来.PFT.VIS

b. ŋo<sup>35</sup> zin<sup>31</sup>ta<sup>53</sup>tse<sup>53</sup>co<sup>31</sup>. 我的信来了。

1SGGEN 信 到 来.PFT.VIS

c. khun<sup>35</sup>ni<sup>53</sup>zin<sup>31</sup>ta<sup>53</sup>ṣl<sup>31</sup>tse<sup>53</sup>co<sup>31</sup>. 他收到了一封信。

3SG 信 一 到 来.PFT.VIS

\*d. ŋa<sup>35</sup>zin<sup>31</sup>ta<sup>53</sup>ṣl<sup>31</sup>tse<sup>53</sup>co<sup>31</sup>. 我收到了一封信。

1SG 信 一 到 来.PFT.VIS

例 (34a) 意为, 说话者“我”亲见施事 khun<sup>35</sup>ni<sup>53</sup> “他” 实施了 nəu<sup>35</sup> “买” 这一动作行为。但例 (34b) 的施事为第一人称代词, 意为说话者“我”亲见动作施事 ŋa<sup>35</sup> “我” 买回来了桃子。这是冗余表达, 不为母语者接受。在 (35\*d) 中, co<sup>31</sup> 不能跟 ŋa<sup>35</sup> “我” 共现。

### 三 “来”义动词命令式的句法语义功能及其异同

“来”义动词  $sue^{53}$ 、 $t\phi ye^{31}$  用于命令式，既表示朝向说话者所在位置位移，又表示命令的语气，是兼具语气功能的趋向动词。 $sue^{53}$  可单独作谓语或独立成句，也可和其他动词构成复合趋向结构； $t\phi ye^{31}$  不能单独作谓语，只能附着在其他动词后面，表动作的位移方向。跟大部分趋向动词相似， $sue^{53}$  和  $t\phi ye^{31}$  也引申出结果义； $sue^{53}$  甚至发展出代动词的用法。

#### (一) 标记向心趋向

$sue^{53}$ 、 $t\phi ye^{31}$  以标记“朝说话者位移”的趋向义为基本意义。例如：

(36)  $t\phi h\theta u^{53}\eta\alpha^{31}no^{35}sue^{53}!$  你来县城！

2SG 县城 来

(37)  $khun^{35}ni^{53}pha^{31}ma^{53}khi^{31}t\phi ye^{31}!$  (你) 把他爸妈带过来吧！

3SG 爸 妈 带 来

例(36)中， $sue^{53}$  作谓语中心语， $t\phi h\theta u^{53}$ “你”是位移动作  $sue^{53}$ “来”的经历者， $\eta\alpha^{31}no^{35}$ “县城”是位移的终点，此外该句还隐含一个位于位移终点的发话者。而在例(37)中，动词  $khi^{31}$ “带”是主要动词， $t\phi ye^{31}$ “来”标记  $khi^{31}$ “带”的位移方向。

$sue^{53}$ 、 $t\phi ye^{31}$  也有趋向意义引申出结果义的。例如：

(38)  $t\phi h\theta u^{53}pe^{35}za^{53}ke^{31}zi^{34}tsa^{31}z\eta^{53}khu^{31}sue^{53}/khu^{31}t\phi ye^{31}!$

2SG 兄弟 DAT 书 几 带 来 带 来

你给兄弟带几本书来/ (你) 给你兄弟带几本书来！

(39)  $d\phi e^{35}khu^{31}t\phi ye^{31}!$  (你) 说出来！

说 DIR 来

(40)  $ndz\eta^{53}khu^{31}t\phi ye^{31}!$  (你) 写出来！

写 DIR 来

例(38)“V-khu<sup>31</sup>-sue<sup>53</sup>/t\phi ye<sup>31</sup>”结构中的 V 具有[+位移]义， $sue^{53}$ / $t\phi ye^{31}$  附着在 V 位移之后，既表示“朝说话者方向位移”的基本趋向义，也引申出结果义。例(39)、例(40)中的动词  $d\phi e^{35}$ “说”、 $ndz\eta^{53}$ “写”仅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 $khu^{31}$  表示动作的趋向， $t\phi ye^{31}$  则主要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

$sue^{53}$  用在主从句中时，从句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在位移动作  $sue^{53}$ “来”之前完成。

(41)  $t\phi h\theta u^{53}ke^{35}t\phi y^{53}mbo^{31}re^{31} sue^{53}!$  你衣服洗了来！

2SG 衣服洗 CMPL CONV 来

(42)  $za^{35}se^{35}re^{31} sue^{53}!$  醒了来！

醒 CONV 来

#### (二) 标记命令语气

命令语气是表达指令最普遍的方式，可以用多种语法形式来表达。在现代藏缅语中，除了以句末语气词表达语气范畴外，也可以通过动词词干的语音屈折变化，添加前、后缀和零形态表达命令语气（孙宏开 1997）。在白马语中，有一部分动词以语音屈折变化表达陈述语气和命令语气的对立，如“割”的命令式为  $t\phi a^{53}$ ，非命令式为  $ndz\eta^{53}$ ，这部分动词命令式的变化是规则的；还有少量动词命令式的变化是不规则的，如“来”义动词（孙宏开等 2007:83）。

$sue^{53}$  和  $tçye^{31}$  是“来”义动词的命令式，并非专门表示命令语气的语气词。删掉  $sue^{53}$  和  $tçye^{31}$ ，小句通常是合语法规范的，但句义发生了改变。例如：

(43)  $tçhəu^{53}tçy^{53}sue^{53}/tçhəu^{53}tçy^{53}!$  你来洗/你洗！

2SG 洗 来 2SG 洗

(44)  $\eta o^{35} kε^{31} tsa^{53}ko^{31}o^{35}khu^{31}tçye^{31}/tsa^{53}ko^{31}o^{35}!$

1SG.GEN DAT 茶 满 泡 DIR 来 茶 满 泡

(你) 给我泡杯茶来/(你) 给我泡杯茶！

### (三) $sue^{53}$ 、 $tçye^{31}$ 的区别

$sue^{53}$ 可以独立成句，甚至可以充当代动词； $tçye^{31}$ 不能单独作谓语或单独成句，充当趋向补语时也很受限制。

以下两种语境中  $sue^{53}$  可以独立成句：逗弄幼儿时，人们常常一边向幼儿伸出手臂，一边发出  $sue^{53}$  “来！”的指令，引导幼儿朝自己所在方向移动；亲友聚会喝酒时，某一个或几个参与者常常举起酒杯，并发出  $sue^{53}$  “来！”的邀请，以提示其他人举杯喝酒。逗弄幼儿时发出的  $sue^{53}$  是趋向动词独立成句；而饮酒时发出的  $sue^{53}$  则代替了  $tsho^{341}ndo^{31}$  “喝酒”这一具体动作。赵元任（1979:291）早已观察到现代汉语中的“来”存在代替任何动词的用法，称其为“代动词”。事实上，大部分语言都存在这类语义泛化，可代替实义动词的“代动词”，比如英语中的 do。而同现代汉语一样，白马语也选择了“来”义类动词作为代动词。例如：

(45)  $\eta a^{35}tçə^{24}ka^{35}mə^{31}ʂl^{31}, tçhəu^{53}sue^{53}!$  我打不开，你来！

1SG 打开 NEG PFT.NVIS 2SG 来

(46)  $\eta a^{35}kə^{24}ti^{35}mə^{31}tçə^{35}, tçhəu^{53}sue^{53}!$  我不扫地了，你来！

1SG 地 NEG 扫 2SG 来

(47)  $\eta a^{35}so^{35}mə^{31}zə^{31}, tçhəu^{53}sue^{53}!$  我不煮饭了，你来！

1SG 饭 NEG 做 2SG 来

以上 3 例中的  $sue^{53}$  分别代替了  $tçə^{24}ka^{35}$  “打开”、 $tçə^{35}$  “扫”、 $zə^{31}$  “做”，是典型的代动词。从表层结构上看，代动词  $sue^{53}$  和趋向动词  $sue^{53}$  语音形式相同，代动词很可能是趋向动词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 $sue^{53}$  通常出现在动词之后构成 V- $sue^{53}$  结构<sup>①</sup>，如  $zo^{35}sue^{53}$ “来拿”、 $tçə^{35}sue^{53}$ “来扫”、 $tçy^{53}sue^{53}$ “来洗”。如果“V- $sue^{53}$ ”结构发生语法化，脱落的应该是结构末尾的  $sue^{53}$ ，而不是 V。如此，白马语的代动词  $sue^{53}$  就不大可能是趋向动词  $sue^{53}$  受到语言内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语法化。白马语的代动词  $sue^{53}$  则可能是对汉语语法意义复制的结果。事实上，用于命令式、独立性强（可单独作谓语，可独立成句）的  $sue^{53}$  也是 4 个“来”义动词中最具备充当代动词能力的。

$tçye^{31}$  的独立性较差。 $tçye^{31}$  可以直接充当实义动词  $khu^{31}$ “带”的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方向。 $tçye^{31}$  充当其他动词的趋向补语时，通常要附着在趋向标记  $khu^{31}$  之后，构成复合趋向结构“V- $khu^{31}-tçye^{31}$ ”。除趋向义外，该结构更倾向于表达结果义。例如：

<sup>①</sup>  $sue^{53}$  偶尔出现在行为动词之前。但  $sue^{53}$  用于行为动词之前则相当于两个独立的动词构成的两个独词句，不同于 V- $sue^{53}$  结构。如可以说  $sue^{53}!ze^{35}tçə^{31}!$ “来！抬！”、 $sue^{53}!tçy^{53}!$ “来！洗！”； $sue^{53}!ze^{35}tçə^{31} sue^{53}!$ “来！来抬！”也可以接受；但是  $sue^{53}! sue^{53}ze^{35}tçə^{31}!$ “来！来抬！”则不被母语人接受。即是说， $sue^{53}$  用于行为动词前构成的  $sue^{53}! V!$ ，跟 V- $sue^{53}$  结构有本质的区别。

- (48)  $z\varepsilon^{35}t\varepsilon a^{31}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举起来!  
举 DIR 来
- (49)  $t\varepsilon h^{341}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拉起来/拉过来!  
拉 DIR 来
- (50)  $d\varepsilon \theta^{35}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说出来!  
说 DIR 来
- (51)  $\eta \varepsilon^{53}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哭出来!  
哭 DIR 来

也就是说,  $sue^{53}$  可以直接用于动词之后, 构成 V- $sue^{53}$ , 表达趋向义;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则更倾向于跟  $khu^{31}$  构成“V- $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结构, 表达动作的结果。 $sue^{53}$  和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对比分布时, 它们的区别更直观。例如:

- (52)  $z\varepsilon^{35}t\varepsilon a^{31}sue^{53}/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来抬/抬起来!  
抬(举)来 DIR 来
- (53)  $zo^{35}sue^{53}/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来拿/拿起来!  
拿来 DIR 来

上例中,  $sue^{53}$  不是充当前一动词的补语, 它和前一动词地位平等, 共同构成一个多动词谓语句。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则附着在  $khu^{31}$  后面, 构成复合趋向结构表示动作的趋向, 并引申出结果义。

#### 四 结 语

基于第一手语料, 本文详细地分析了  $ui^{35}/u^{53}$ 、 $\co^{31}$ 、 $sue^{53}$ 、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的句法语义功能, 对比了其异同点, 推衍了  $ui^{35}$  的语法化过程。 $ui^{35}/u^{53}$ 、 $\co^{31}$  是“来”义动词的非命令式:  $ui^{35}/u^{53}$  是“来”义动词中词汇意义最实在、最无标记的成员,  $ui^{35}$  用于完成体小句,  $u^{53}$  用于非完成体小句, 可作谓语、补语, 表达位移义、趋向义、结果义;  $ui^{35}$  进一步语法化为兼表自知功能的完成体助词  $ue^{35}$ , 这符合广泛存在于世界语言中的由趋向动词到体助词的语法化路径;  $\co^{31}$  是一个兼表完成体功能和亲见示证功能的趋向动词。 $sue^{53}$ 、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是“来”义动词的命令式:  $sue^{53}$  可独立成句, 可用作代动词, 可作谓语和补语表示多种语义功能;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的独立性较差, 常常在“V- $khu^{31}-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中作补语。

综上所述, 平武白马语“来”义类动词的多种句法语义功能归纳如下。见表 1:

表 1 平武白马语“来”义动词句法语义功能对照表

语素	句法语义功能						
	谓语		补语			体	示证功能
	位移义	趋向义	趋向义	结果义	起始义		
$ui^{35}/u^{53}$	+	+	+	+	+	-	-
$ue^{35}$	-	-	-	-	-	+	+
$\co^{31}$	+	+	+	+	+	+	+
$sue^{53}$	+	+	+	+	-	-	-
$t\varepsilon y\varepsilon^{31}$	-	-	+	+	-	-	-

平武白马语“来”义类动词丰富的形式和功能是语言要素语法化在共时层面的体现，也是其受周边语言和方言接触影响的结果。而白马语的这类现象不仅存在于“来”义类动词，在其他高频动词和重要的语法范畴上也多有体现，值得细致描写和对比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 [2] 陈前瑞、王继红. 2009. 《句尾“来”体貌用法的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3] 龚群虎. 2007. 《扎巴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黄布凡、张明慧. 1995. 《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中国藏学》第2期.
- [5] 黄布凡、周发成. 2006. 《羌语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6] 江 荻、孔江平. 1990. 《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民族语文》第2期.
- [7] 蒋冀骋、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8] 李云兵. 2017. 《论坝那语动词的体貌系统》，《民族语文》第3期.
- [9] 梁银峰. 2004a. 《时间方位词“来”对事态助词“来”形成的影响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第2期.
- [10] 梁银峰. 2004b. 《汉语事态助词“来”的产生时代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4期.
- [11] 梁银峰. 2005. 《汉语动相补语“来”、“去”的形成过程》，《语言科学》第6期.
- [12] 林华勇、肖凌丹. 2016. 《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第2期.
- [13]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的“来”》，《语文研究》第2期.
- [14] 莫 超、班旭东. 2014. 《白马语动词的人称变化》，《民族语文》第2期.
- [15] 齐卡佳(Chirkova Katia). 2008. 《白马语与藏语方言的示证范畴》，《民族语文》第3期.
- [16] 钱乃荣. 1997. 《吴语中的“来”和“来”字结构》，《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
- [17] 曲世峰. 2015. 《论藏语动词的示证系统》，《民族语文》第4期.
- [18] 邵明园. 2014. 《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9] 邵明园. 2016. 《从趋向动词到示证标记——藏语组语言示证标记 *sqn* 的语法化》，《藏学学刊》第1期.
- [20]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 《白马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1] 孙宏开. 1997. 《论藏缅语中动词的命令式》，《民族语文》第6期.
- [22] 覃凤余、王全华. 2020. 《壮侗语“来”的两种语义演变》，《语言学论丛》第2辑.
- [23] 唐巧娟. 2020. 《黔东苗语“来”义动词 *lo<sup>4</sup>* 与 *ta<sup>2</sup>* 语义差异的认知解读》，《贵州民族研究》第3期.
- [24] 汪维辉. 2018. 《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25] 魏 琳. 2019. 《甘肃文县白马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26] 邢向东. 2011a. 《陕北神木话的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
- [27] 邢向东. 2011b. 《陕北神木话的话题标记“来”和“去”及其由来》，《中国语文》第6期.
- [28] 张济川. 1986. 《仓洛门巴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9]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30]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31]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2] Chirkova, Katia. 2017. Evidentials in Pingwu Baima. In Gawne Lauren & Nathan W.Hill (eds.), *Evidential Systems of Tibetan Languages*, pp.445-45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33] Floyd, Simeon, Elisabeth Norcliffe & Lila San Roque (eds.). 2018. *Egophoric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34]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A Study on the “COME” Verbs in the Pingwu Baima Language

FENG Shihan

**[Abstract]** A non-imperative versus imperative distinction exists in the “COME” verbs in the Pingwu Baima language. The non-imperative forms include  $ui^{35}/u^{53}$  and  $eo^{31}$ . Among them, both  $ui^{35}$ , the form used in perfect clauses, and  $u^{53}$ , the form used in imperfect clauses, have multiple syntactico-semantic functions, and  $ui^{35}$  is also the lexical source of the perfect and egophoric marker  $ue^{35}$ , while  $eo^{31}$  is a directional “COME” verb serving as perfect and visual evidentiality marker. On the other hand,  $sue^{53}$  and  $teye^{31}$  are the two imperative forms. The self-contained  $sue^{53}$  can stand by itself to form a sentence and has developed a pro-verb function, while  $teye^{31}$  can not act as a predicate by itself.

**[Keywords]** Baima language “COME” verb directional verb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550025 贵阳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

---

## 《土家语汉语词典》出版

由李启群主编，冉茂文、鲁美艳、唐生周、田洋参编的《土家语汉语词典》于 2021 年 1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词典是编纂团队从 2007 年至 2015 年差不多历时 10 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该词典是一部全面收录土家语北部方言词汇的土家语—汉语双语词典。词条以湖南省龙山县他砂乡（今属靛房镇）土家语口语常用词和习语为主，兼收民间文学语言古语词以及与土家族人民生活密不可分的汉语借词，共计收录 9000 余条。

与之前的土家语词典相比，该词典具有收词范围广、义项数量多、语料鲜活丰富、汉语借词考订严谨、语法分析细致、编排体例科学等特点，是一部收词广泛、描写细致、学术性强、编撰科学的工具书，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家语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湖南大学 田 洋